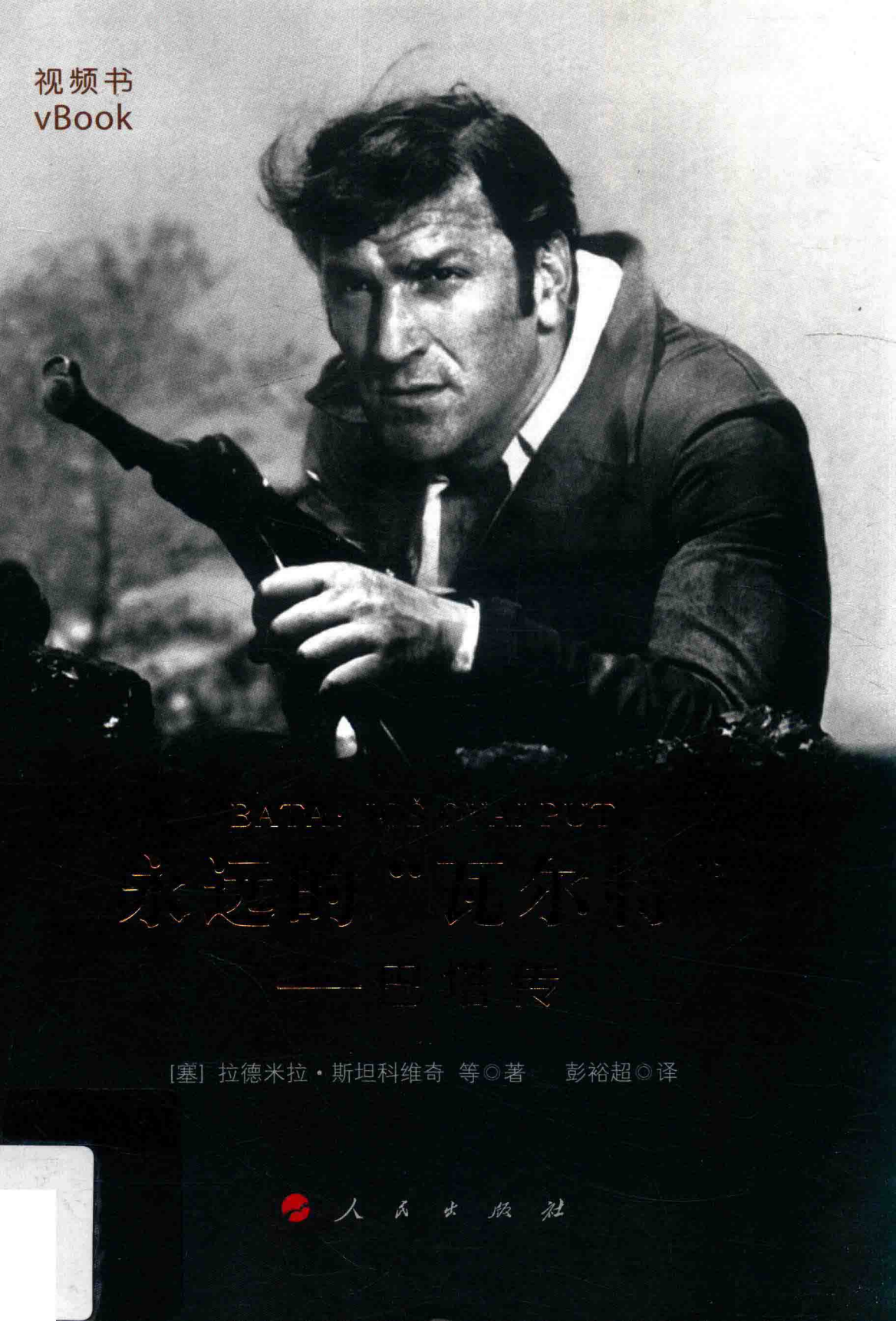


视频书
vBook



BATA: VOŠŤOVÁPUT

永远的“瓦尔兹” ——巴塔

[塞] 拉德米拉·斯坦科维奇 等◎著 彭裕超◎译



人民出版社

BATA: JOŠ OVAJ PUT

永远的“瓦尔特”

——巴塔传

[塞] 拉德米拉·斯坦科维奇 等◎著

彭裕超◎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毕于慧

装帧设计：王欢欢

责任校对：吕 勇

技术支持：李 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瓦尔特”——巴塔传 / （塞）拉德米拉·斯坦科维奇等著；

彭裕超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

书名原文：Bata

ISBN 978-7-01-017948-3

I. ①永… II. ①拉…②彭… III. ①巴塔—传记 IV. ①k835.43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4823号

永远的“瓦尔特”

YONGYUAN DE WA'ERTE

——巴塔传

[塞] 拉德米拉·斯坦科维奇等 著 彭裕超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128千字

ISBN 978-7-01-017948-3 定价：4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出版前言

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与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会谈时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南斯拉夫电影曾在中国热映，激荡人们的爱国情怀，伴随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时期。”20世纪70年代，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在中国上映，“瓦尔特”抗击侵略、保卫祖国的反法西斯战斗英雄形象，成为那一代中国观众的共同记忆，激发了无数中国人的爱国热情。“瓦尔特”的扮演者巴塔·日沃伊诺维奇也赢得了无数中国观众的喜爱。

巴塔是前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最具影响力的电影演员。他1933年出生于乡村，自中学起学习表演直至大学毕业。当过戏剧演员，后投身影视拍摄，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总共拍了350部电影，塑造了数百个艺术形象，铸就了塞尔维亚电影界的一代传奇。伴随着《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瞬间》、《苏捷斯卡战役》等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影作品，巴塔也为世界人民所熟

知。更凭借《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数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的不断热映，巴塔成为了被“全世界最多人看过的演员”，超过了马龙·白兰度、理查德·伯顿、肖恩·康纳里等众多好莱坞巨星。

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瓦尔特”也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曾十余次来到中国，并多次在塞尔维亚会见中国客人。可以说，巴塔是中塞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见证了两国几十年间的友好往来。

本书是塞尔维亚的多位记者、电影人，通过采访巴塔和家人、朋友，整理他的各种访谈、录音而写成的一部独具特色的关于巴塔的传记。我们把它译为中文，并为本书补充了大量视频片段，就是想让广大中国读者通过书中一个个具体事例，大量巴塔的口述记录、影像资料，更加全面、深入了解在“瓦尔特”之外，一个伟大演员的勤奋、敬业和辛苦付出，感受他在影视形象背后的人格魅力和作为普通人的生活历程。

巴塔在五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用大量作品，记录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瓦尔特”精神做了最好的诠释。如今巴塔已经离去，但他与“瓦尔特”一起，作为勇敢抗击外国侵略的爱国英雄象征，铭刻在了一代中国人的记忆深处，被永远地怀念。

人民出版社

2017年8月

中文
版
序
言

2005年，巴塔来的时候是夏天，所有人都穿着短袖。当我们在首都机场贵宾通道，看到他出现的时候，才觉得这不是一场梦，这是件真事。和机场联系的时候还费了点儿周折，难道小崔请的客人就要走贵宾通道吗？当然不是。但是，小崔这次请的是巴塔·日沃伊诺维奇。谁是巴塔·日沃伊诺维奇？就是瓦尔特。机场立马开了绿灯。

后来，跟巴塔聊起来，他一点儿都不意外。他说，在前南斯拉夫有人就开玩笑地叫他是中国电影明星。他说他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他在自己的国家。而中国人喜欢他，都是从这个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开始的。虽然后面也有《桥》、《苏捷斯卡战役》等等，等等，巴塔出演的电影中国没少进，但最难忘的还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这片子上映的时候，你都难以想像火爆到什么程度。

街头两个男孩一言不合要动手，把书包扔到地下，动手之前都要大喊一声，我要让你尝尝我的瓦尔特拳。其实，如果你真看过这部电影，你真看过瓦尔特拳，你就知道瓦尔特如果实战，肯定打不过甄子丹，也打不过李连杰。但是，他偏偏就能打倒德国鬼子，无论是打拳，还是打枪。出演瓦尔特时候，巴塔已经40岁了，他的瓦尔特拳演得虎虎有生气。但是，毕竟是一个40岁的瓦尔特，两拳之间的间歇，怎么都足以让德国鬼子作出反扑。但是，没有，德国鬼子就在那儿等着挨打。如果在一般的影片里，这已经是个明显的破绽了。但是，所有观众都瞪大眼睛，陪着德国鬼子在那儿等着，准备迎接瓦尔特狠狠飞来的第二拳。

这部电影在中国上映的时候是1973年。不用多说，谁都知道，那是一个压抑和寂寞的年代。能看的电影基本都是高大全，男人没有老婆，女人倒像个男人，个个红光满面，不食人间烟火。国产战争片里一有战斗任务，所有的干部战士都争相做第一梯队，阵地上边打边开玩笑，感觉他们不是在打仗，而是在打CS。把战争的残酷用过于绚烂的方式表现出来，培养了一批直到今天还嗷嗷好战的观众。其实，他们只要听一声真正的枪响，就会从梦里醒来。战争是残酷的，哪怕不是在战场上，战争对每个人来说，都会像一场噩梦。《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导演克尔瓦瓦茨曾经说过，“一战”的时候，他还很小，回家的

时候走过躺在地上的伤兵，忽然会有一个伤兵扯着他的衣角。他回头一看，那些苍白惨淡的脸，白的如鱼眼一样的眼睛，让他惊恐不已。

我从小就是个影迷，当我做《电影传奇》的时候，总是在想，应该把自己儿时崇拜的偶像一一地都见一遍，所以就国内疯狂地寻找和奔跑。其实，儿时的偶像大多已经白发苍苍了，早没了当年的美丽和帅气。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和当年一样，一点儿都没有变化，甚至脸上一条皱纹都没有增加。当我和自己儿时的伙伴说，我现在已经和曾经崇拜的偶像成了朋友，我会和儿时的玩伴一起浑身颤抖起来。

事儿，总是越做越大；梦，也是越做越深。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去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要把当年在电影上看到的那些外国偶像也都看一遍。联络费了一番周折，当我们拿齐了签证以后，我又因为有公务在身，无法出发了。我们的采访团队去了南斯拉夫，但是这个美丽的地方已经叫前南斯拉夫了。现在，它是六个国家，而他们之间又有微妙的关系。

回来之后，我们的首席记者甚至说，当他们坐着出租车从这个国家驶往那个国家的时候，出租车司机明显不在状态，他很紧张。分裂后的国家自成体系，过去的兄弟和同胞，现在甚至成了仇人。过海关的时候，看到我们的摄像机，海关人员马上就问，你们是来采访瓦尔特的吧？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猜得那么准。也许，来的每一个中国人，只要拿着摄像机都是来采访瓦尔特的，只要拿着照相机都是来和瓦尔特合影的。起码在中国，《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这两部影片就这么有名。我知道的数据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在世界 105 个国家上映过。有些国家的人，是先知道瓦尔特，后知道南斯拉夫的，所以他们也戏称为瓦尔特外交。而《桥》上映过的地方就更多。据说，全世界只有 4 个国家没有上映过这部电影，这真是奇迹了。

物是人非了，当我们和前南斯拉夫电影代表团的朋友们围成一桌准备吃饭的时候，端起酒杯，巴塔脸上显得很沉重。他说：“谢谢小崔，谢谢你把我们请到中国来。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分属不同的国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彼此都不能联络，不能在一起吃饭，甚至不能见面。感谢你把我们请到了中国，坐在这个圆桌前一起吃饭。其实，吃什么不是那么重要，能坐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开场白，很是让人沉重。本来准备好的自己追星的故事，一个没讲。我们只是静静地吃饭，我们也很少说话，把时间留出来，让这些近在咫尺，甚至不能电话联络的朋友，在异国他乡敞开心扉，好好地聊一聊。

就是在这次聊天中，我知道《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编剧萨沃·普列达，因为电影拍摄完，电影厂就倒闭了，所以他至今没有拿到稿费。但是，他手里有一把小巧

的手枪，这个手枪是瓦尔特用过的。不是道具，是真正的瓦尔特用过的手枪。他们聊起了克尔瓦瓦茨，这个充满智慧的大导演。在拍摄完这些影片之后，南斯拉夫陷入了内战。而后，又遭受了北约的狂轰滥炸。你想不到克尔瓦瓦茨大导演最后的结局是一个什么样的情节。是他在萨拉热窝的家里，饿死了。

这就是战争，这就是真实的战争。当然在电影里，我们可以让瓦尔特无所不能。他甚至可以从空中接到德国人扔过来的手榴弹，然后又扔回去。手榴弹准准地在德国人当中爆炸，德国人从房顶上被炸得飞到地下，瓦尔特面露微笑。而真实的瓦尔特，在萨拉热窝解放的前一天，踩中地雷牺牲了，那一年他才 25 岁。这个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员，一会儿扮装成妇女、一会儿扮装成老人、一会儿扮装成乞丐，谁也不知道他手下有多少兵，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但是，连德国人都知道，有一个真真实实的游击队员，他的名字叫瓦尔特。他让德国人心乱如麻，无可奈何。

现在，萨拉热窝有瓦尔特大街，瓦尔特大街的尽头有瓦尔特的雕像。25 岁的瓦尔特紧锁眉头，头并没有高昂着，而是深深地低下，他好像是在找寻着什么，又好像是在思考着什么。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来纪念 25 岁的瓦尔特。倒是电影里德国党卫军上校冯·迪特里施，那句台词真的漂亮，他说：“萨拉热窝，这座城市，他——就是瓦尔

特。”

记得临走时，我们一起喝酒。巴塔坐在我身边，他已经把我完全当作他的朋友。他把我拽到一边，叫来了翻译。跟我说，你不要相信那些南斯拉夫人，他们要跟你合作这个合作那个，就是为了要拿你的钱，他们什么都没有，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我看着他真挚的眼神，真不知如何回答。其实，在我的设想里，我真的想拍一部叫《瓦尔特在中国》的电影。我希望男主角就是巴塔和我，不管是古代、近代，还是当代，我都希望我和巴塔能度过一个传奇、充满刺激的年代。

去年，我听说了巴塔身体欠佳的消息。正在为他担心着，就传来了他远赴天堂的消息。那天晚上我心里很难受，但是，没有眼泪。这一夜，脑子里一直回响着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的音乐及插曲。我想着里面的台词和歌词，“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我十分想见瓦尔特。谁活着，谁就能看见。”“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请把我埋葬在山岗。把我埋葬，在山岗上面，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是为序。

崔永元

2017年7月8日

序

言

将被时代铭记的巴塔

1958年初，我开始准备电影《土地》的制作，这部电影后来改名为《没有时间表的列车》。我去到贝尔格莱德，与奥利维拉·马尔科维奇见面，想邀请她出演片中伊卡这一角色。奥利维拉很喜欢这个角色。我们商量好了，正准备签合同。忽然之间，当我们正在“红十字”剧院中的餐厅里聊天的时候，一名高大英俊的年轻人进来了，远远地朝我们这边高兴地喊道：“你好呀！奥利！”他和奥利维拉亲切地说了几句话。

这位年轻人就是巴塔·日沃伊诺维奇。他笑容迷人，眼睛炯炯有神，给人的印象很好。

奥利维拉请他过来和我们一起坐，很快我们就愉快地

交谈起来了。我告诉他，我正在准备我的第一部电影，想请他到萨格勒布来试镜。

他没有问我给他安排的是什么角色，开口就说道：

“告诉我，有人给我买车票吗，是不是还能给我一点津贴？有的话，我就来！”

在贝尔格莱德见面的15天之后，巴塔真的来萨格勒布试镜了。他已经读了剧本，我让他试演片中的男主角——殖民者杜亚。试镜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当机立断，让制片人跟他签了合同，就这样，我给巴塔安排了一个主演角色。

出演《没有时间表的列车》一片之后，巴塔在影视业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大受欢迎的演员。我跟巴塔的合作很愉快，在《没有时间表的列车》之后，我们又陆续合作了《战争》、《沸腾的城市》、《山羊圈》、《应许之地》、《内雷特瓦》、《高压》、《太阳的瞳孔》和《大转移》等影片。

也许，他在《应许之地》中所饰演的角色是他诠释得最好的角色之一。

《没有时间表的列车》和《山羊圈》之后，巴塔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南斯拉夫演员，片约接踵而至，巴塔从不拒绝，一一应接。

巴塔在《繁华都市》一片中的演技，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很多人把这部片看作是我的最佳作品，而把当中的角色看作是巴塔演过最好的角色。我敢说，巴塔所塑造的那

一个屡教不改的骗子、贪图美色的流氓——钳工卢克的形象，是这片土地电影历史上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他解读剧本的能力很强，马上就能理解剧本中的想要表达的一切；他对自己的角色深入思考，力求从多个角度完美地把握好表演的分寸。他还很善于同演员搭档沟通交流、互相促进，从而保障了表演的品质。

同时，巴塔非常专业，他喜欢和演员们交流，尤其是年轻演员。

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天我们正在拍戏的时候，有人来告诉我们，说巴塔的妻子卢拉刚刚生下了一个男孩。

巴塔跟我拥抱在一起。

“你知道我准备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吗？米利科！就跟你父亲的名字一样！”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战争的苦难时期，我曾经是“利贝塔斯”护航队组织委员会中的一员，我们的任务是突破南斯拉夫人民军海军对杜布罗夫尼克城市的包围和封锁。护航队以“斯拉维亚号”大船为主，还有另外 60 多艘小型船只，共有船员 700 名。我们在意大利、法国等其他国家，以及贝尔格莱德发起了签名支持活动。我联系了米尔雅那·卡拉诺维奇和柳比舍·萨马尔季奇，他们立即对我们的护航队表示支持。但是我们无法联系上米莲娜·德拉维奇。最后我决定打电话给巴塔，尽管我知道他与米洛舍

维奇关系亲密，或许对我们的行动有所抵触。那段时间他甚至还从政了。不管怎样，我都给他打了电话。

“我知道你站在另一阵营，但是这事关重大，我们的护航队要帮助杜布罗夫尼克突破封锁。也许米洛舍维奇会因此而为难你，但是，巴塔……”

他打断了我的话，用塞尔维亚语破口大骂：

“去他的吧，米洛舍维奇，我一定支持你们。我怎么会不支持你们呢？！”

巴塔就是这样痛快的人。

他光彩照人的性情，使一切言语都黯然失色。

1996年，欧洲反法西斯电影节在意大利城市库内奥举行。担任影片评委会主席的是著名意大利导演卡罗·里查尼。我导演的电影《凝视太阳的瞳孔》是参评影片之一。在电影节即将闭幕之时，里查尼确定地对我说，评委会决定把最佳导演奖颁给这部电影，但是，评委们无法就最佳男演员的奖项的归属问题达成一致。最终，他们把最佳男演员的奖颁给了法国演员阿兰·德龙。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同等分量的奖项，由《凝视太阳的瞳孔》的两位主演进行角逐：巴塔和安东·纳里斯。巴塔在片中饰演了伤寒病患者、水手莫尔纳，而安东·纳里斯饰演的是萎靡不振的姆罗哈夫。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巴塔，他毫不犹豫地让我跟里查尼说，将这个奖颁给纳里斯。

“我一切都顺风顺水的，很多人找我拍戏，身上片约很多，我不需要拿奖。但是小东（指安东·纳里斯）过去的四年都没有接到片约，好不容易才有机会演了这部电影。在过去的四年里，小东只接到一个鞋油的广告，而且演的是耶拉西奇广场（位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市中心）上的小擦鞋工，这个奖对他和他的事业来说，至关重要。”

就这样，纳里斯跟阿兰·德龙一起，分获了电影节的两个最佳男演员奖。

巴塔是个完美主义者，跟巴塔合作拍电影，我们总是需要把同一场戏重复拍两到三遍。有的甚至要重复四到五遍。最离谱的一次，我们重复拍了24次，那是电影《繁华都市》中的一场戏。

当时我们在泽尼察拍摄，整个电影团队都住在了租来的私人公寓里，因为当时市里还没有酒店。在电影中，我给我13岁的侄子瑟尔加·巴比奇安排了一个角色。在拍摄期间，他和巴塔同住一屋。有一场戏是讲“钳工卢卡”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翻越千山万水来找他。儿子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了。当他见到父亲时，一个儿子当着众人的面扇了自己父亲一巴掌。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巴塔和饰演儿子的瑟尔加经常在一起，他们都混得太熟了。等到要拍这场戏的时候，小瑟尔加完全下不去手。他只是轻轻地用手扫过巴塔的

脸。我们重拍了好几次，仍然无法捕捉到理想的画面。我坚持要拍到好为止，但是后来又拍了几次，依然没有成功，无可奈何。后来，巴塔甚至求“儿子”瑟尔加狠狠地打下手去。直到拍24遍的时候，才最终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场戏无论对巴塔，还是对他的“儿子”瑟尔加来说，都“刻骨铭心”。之后的两三天，巴塔的脸上依然还有红红的手印。

关于巴塔，还有另外一件事。

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的声音在我听来像是一个来自扎戈耶的老人。

“韦利科先生，是您吗？我在兹维兹达给您打电话……巴塔先生让我带三瓶葡萄酒去萨格勒布给您……他在扎戈耶拍一部叫《马蒂亚·古贝茨》的电影……我们是在科拉宾斯基温泉的咖啡馆里认识的，他来这里跟我们这些农民聊天，为的是学讲扎戈耶方言。我十几分钟后就到您那里，您到门口来拿一下东西吧。”

几分钟之后，门铃响了。我打开门，门外站的却是巴塔本人，他说：

“怎么样，把你给吓住了吧？我学会了扎戈耶口音，明天开机拍摄。”

对于巴塔·日沃伊诺维奇这样伟大的演员，还需要说些什么呢？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孤身一人。他身旁总是有一堆人簇